

# 莲池大师对邪外和迷信的批判

陈 兵

明代社会,民间新兴宗教纷纷出现,各种传统迷信泛滥成灾。莲池大师(1535—1615)作为佛门思想领袖,发扬佛教破邪显正的传统,对无为教等附佛法外道和佛教界内外的各种迷信观念,依据佛法的正见,一一作了批判。

## 一、对无为教等附佛外道的批判

南宋以来,随着正统佛教之衰微,及宗教的不断世俗化,出现了多种民间新宗教,它们大多打着佛法的旗号,而实际宣扬邪见,破坏佛教,并往往制造动乱,历代朝廷多视之为邪教而进行取缔镇压。其中以由佛教白莲宗演变而成的白莲教力量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实为当今多数会道门、邪教的祖宗。至明代,此类附佛外道更为昌盛,影响最大者为宪宗朝出现的附禅宗之“无为教”(后来称罗祖教、罗教)。此教创立者罗梦鸿(1442—1527),又称罗清、罗因,号无为居士,山东即墨人,直隶密

云卫(今北京密云县)戍兵,据称苦修13年,于成化十八年(1482)明心悟道,乃创宗立教,从者颇众。其所制“五部六册”宝卷,以通俗浅近的韵语自我吹嘘,宣扬似是而非之禅法,不但在社会上流毒甚广,在佛教界亦有影响。万历年间,有号称临济宗第二十六代的兰风和尚及其法嗣王源静,评释、补注五部六册为《开心法要》,广为流传。当时无为教势力已大,据憨山大师自述年谱,他于万历十四年(1585)到山东崂山一带时,见当地民众皆信无为教,不知有佛教三宝<sup>[1]</sup>。莲池大师和憨山一样,一眼看穿了无为教的附佛外道实质,特著《无为卷》短文评论说:有姓罗人,造五部六册,号“无为卷”,愚者多从之,此讹也,为什么?

彼所云无为者,不过将万行门悉皆废置,而不知万行即空,终日为而未尝为者,真无为也。彼口谈清虚而心图利养,名

无为而实有为耳。人见其杂引佛经,便谓亦是正道,不知假正助邪,诳吓聋瞽。<sup>[2]</sup>

虽然仅寥寥数语,而击中了无为教要害:杂引佛经、假托佛教禅宗,而所倡是邪,实非佛法。其高标的无为,不过是否定大乘菩萨道的六度万行,否定三皈依、出家、诵经、念佛、烧香、持戒等所谓有为之行,归于“真空”。其所谓无为、真空,与禅宗即有为而无为、即万行而常空之正义不同。查“五部六册”,罗梦鸿所认的本心、真空,虽然有“本无生、本无灭、本无减、本无垢、本无净”<sup>[3]</sup>等貌似宗门描述心性的词句,而其实不出某种定中境界,非真正的本心。其《苦功悟道卷》自述认得真空法性后,尚“不知临危怎么归”,“昼夜烦恼,梦中痛哭”,这哪里是真的悟道?岂有真正悟道之人不知如何了脱生死的?与佛法相去更远的,是他真正归依的,其实是一个杜撰的神明——无生老母。其参

究悟道的关键,是在因梦中痛哭惊动虚空后,梦见“老真空发大慈悲,从西南放道白光,摄照我身,梦中摄省”,醒后“烦恼不止,朝西南端然坐定”,祈祷老真空保佑,才得以“心花发朗”,“才得自在安稳”。将梦境中所见的西南一道白光认作真实,作为究竟的归依处,罗教徒众更将其人格化为一无稽可查的“无生老母”,显然背离了佛教的根本佛法僧三宝,其附佛教而实非佛教之本质甚明,与禅宗归依自性三宝的宗旨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实际上,无为教是打着佛教的旗号破坏佛教,“五部六册”尤其其中《破邪显证钥匙卷》,即不遗余力地破斥现行佛教,包括破禅宗的著作《达磨血脉论》、慧能的“本来无一物”偈等。可以说,无为教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具有一定邪教性质的附佛外道。凡邪教教主无不藉教敛财,无为教也不例外,莲池大师一针见血地指出罗祖“口谈清虚而心图利养,名为无为而实有为耳。”清嘉庆二十年(1815)官方勘查罗祖乡里,乡民谓罗祖创教之后,“远来馈送颇多,因而致富。”<sup>[4]</sup>与今之邪教法轮功等,颇有共同性。故一贯以圆融精神著称的莲池大师号召:

凡我释子,宜力攘之!

无为教后来的历史发展,证

明了它的邪教性质,其“无生父母,真空家乡”之义,成为大乘教、真空教、青帮、一贯道等会道门的基本信仰,其它许多会道门的教义和组织体制,也都与罗教有渊源关系。其中大多都因有政治目的或妖言惑众、敛财渔色,被政府看作邪教,予以取缔。今法轮功邪教,与罗祖教亦不无渊源关系,其理论、悟境虽远不及罗祖,而恶邪则百倍于罗教。不仅释子,即一般公民,也应如莲池大师所号召,“宜力攘之”。

莲池大师在其《正讹集》中,还对其它附佛外道之讹,作了辨正。如《能仁祖》云:“世有邪师,广授邪法,问其所受,则曰吾祖能仁,凡释迦、老聃,皆其弟子。”这里所指为哪一种附佛外道,难以考证,总之是当时所流传者。莲池大师指出其说之谬:“三教圣人不同时生,焉得同师?”能仁者,乃释迦之梵语意译,“不知能仁即佛,一何可笑!”又《公案》篇斥邪师密付邪功,称为“领公案,传话头”之讹,大师解释说:

公案者,公府之案牒也,所以剖断是非,而诸祖问答机缘,亦只为剖断生死,故以名之。总其问答中紧要一句,则为话头。指出邪师盗用禅语而迷其实,其所付之法,无非是逼气、落空之类

的邪说,“自误误他,害也久矣。”教诫世人莫上此类邪师的当。

### 二、对迷信鬼神、降仙、巫术、烧炼等的批判

自古以来,鬼神信仰深入民间,根深蒂固。佛教虽然不否认鬼神,但只将其看作六道众生中的一类,多数归于在人道之下的饿鬼。佛法强调以如实知见的智慧自净其心而超出生死,不依靠鬼神求取解脱。若信仰鬼神,认为其有能使人解脱并解决诸多现实问题的神力,而归依祈求,媚神依鬼,佛教认为乃是迷信、邪见,若佛教徒亦如此,则是犯三归依戒。莲池大师本着佛教的这种精神,对时人迷信鬼神之举作了评判。他在《竹窗随笔·鬼神》短文中,答人关于鬼神之问,首先肯定有鬼神,而亦可信奉亦不可信奉,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一语,早已说尽对待鬼神的原则,敬,谓承认有鬼神,远之,谓信奉而不信奉:

祀之以时,交之以礼,如是而已耳。过信而谄奉焉,冀其报吉凶、降福佑、获灵通,则趑趄然入于邪矣。<sup>[5]</sup>

指出过信鬼神而谄奉,希望鬼神报吉凶、降福佑、获得灵通,便入于邪而成为迷信了。有可敬而不可远者,佛菩萨是也,为什么不去

信奉呢？

信奉鬼神者，往往以杀牲献供，为媚好鬼神的手段。莲池大师在《山房杂录》卷二《戒杀生祀神说》中，对此进行了批判。他引《药师经》言云：“杀彼众生，呼诸魑魅，请乞福佑，终不可得。”而世人惑于巫师，杀生祭献鬼神，以求保病、禳灾、发财、升官、生子，不分定于天，鬼神不能移易。其或有求鬼神保病而病愈者，是其人命该不死；有求禳灾而灾害果灭者，是因为忏悔的力量。求财、求官、求子，悉亦如是，即便偶有灵验，也非鬼神之力。而杀生害命以献供，则有罪过：

杀他之命，延我之生，将他身宰割烹煮，望我身富贵康宁，天理之所不容，阴律之所不赦，现世减其寿年，死后堕于地狱，来生受其酬报，无功有祸，良可悲哉！<sup>[6]</sup>

大师因而奉劝世人：何不将献神之费，用来作善事，或兴崇三宝，或买放生命，或济贫救苦，或砌路修桥。佛法言：为善必得善报，欲求消灾、延命、富贵、平安、子孙昌盛，努力行善，是最经济的方法。他呼唤“知音君子，明理高贤，请试思之！”

当时扶鸾降仙成风，在南方犹盛，有病者往往降仙求药方，读

书人则降仙猜科举试题，道教中人常降仙请经典。莲池大师在《直道录·降仙》中，对扶鸾降仙一事进行了分析，他从佛教有鬼神存在的观点出发，认为：

世人取桃木作乩以降仙，然多精灵不散之鬼，其能诗能文者，则在生聪慧人，滞于鬼录而未及受生，随符请而来，非真仙也。<sup>[7]</sup>

认为所降者多为灵鬼而非真仙，然亦偶尔有真者，大师少时曾听说过一例，所言事后来皆应验，毫发不爽，此类方可看作真仙。他还以所亲见降仙效果的实例，说明降仙之不可靠，不能迷信。如说他未出家前，读书于月堂庵，遇周春江降仙，所降诗固然高逸，而所言事皆不验。又一友降仙于园中，能诗，大师曾亲与之对答，“而所许人科第官爵悉皆不应”，则定非真仙。对降仙的利害，莲池大师有自己特别的解释，认为桃乃五木之精，为鬼之所畏，鬼既然被桃木所制，“而附桃为灵者，亦必假生人之精气，则久久为之，于人有害。”他从儒家正统的立场出发，劝告那些迷信降仙的读书人：士君子若欲问卜，何不问休咎于《易》？《易》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舍圣经而崇鬼道，亦惑之甚矣。”扶鸾一事，至

今尚流行不绝，其现象确有不可思议者，其原因颇为复杂，今心理学家多认为乃当事者“集体无意识”的作品，未必皆为鬼神降附，从佛法唯识学看，此说也可成立。即便真有鬼神降附，一般也难免有当事者的无意识加入。莲池大师依佛法解释这种奇特现象，提供了一种值得参考的独特见解。

迷信之中，对人害处最大最直接的，莫过于有了病迷信巫术而不就医用药，这往往导致无辜的死亡。佛教将有病信巫不医治列为邪见之一种，有佛陀患病亦请医师耆婆医治的范例。然中国民间，巫风一直颇盛，莲池大师对此有切身感受。他在《直道录·信巫不信医》中说：《内经》以信巫不信医列于五不治，然杭人尚巫，乡村尤为盛，凡有病，或求签，或灼龟，或问筮（扶鸾），或占易课，或打水盂（观花），以询问是否有祸祟，巫师则随其心意，答云或犯某神、或冲某鬼、或先亡亲属求食、或带血阴人作殃。病者听后“稍涉疑似，即便信受，一依所命而设祭祷。”“偶尔病痊，其惑弥固，乃至产育痘疹，与鬼何与，亦复信之。”他引《药师经》云：

宰杀众生，呼诸魑魅，请乞福佑，病者无益，杀业具存。

并以亲见的事例予以说明，谓原

居俗之时,家在杭州菜市桥附近,桥东失火,救火官驱逐观者,导致桥栏崩塌,被水溺石压而死者数十人,有乞丐于夜深时披发裸体,潜伏桥畔,遇过往行人,作鬼啸声追逐之,被追逐者惶怖奔逃,失落囊包,乞丐便急取而去。此人因受惊得病,问之巫师,则答被桥鬼所着,“抑何可笑!”

烧炼(炼金术)迷信,自秦汉以来流传社会,在明代尚不绝如缕,甚至还有僧人误信者。莲池大师在《竹窗三笔·烧炼》中说,烧炼之为诬骗,人莫不知之,然总是有不少人上当者,是因为智慧不足,先圣有言:“智者不惑”。世人贪财,“以财为命”,利令智昏,炼金术士大言能将丹砂炼成黄金,即帝王亦多受其迷惑。然出家僧亦迷此,则殊为可悲。他举例说,苏州一老僧为兴修佛殿而迷信炼金,虽属好心,然“用心于必不可成之役,尽敬于必不可信之人”,诚为可惜。

### 三、对星命、风水迷信的批判

星命、风水之术,长期流传社会,直到今天,尚大有市场。佛教以此为邪见,经论中颇有批判星命之说。莲池大师对星命之术相当内行,他在《直道录·星命》篇专论说:徐子平算命,以日干为主,

以余七字中五行之生、克、冲、合、刑、害参之,后人兼以星数,已非子平本意。然而,即便精于命术,高明如徐子平,亦未必皆能算准。为什么?

寰海区域,同八字而生者,不知其几,即日时中分刻,八刻中同生者,又不知其几。则每刻三百名进士,皆同一八字始得,不然则无命矣。而八字皆同者,偶见一二于同年录中。于是乎星命之说穷矣。<sup>[8]</sup>

星命术的非真,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由推理而明白的问题,只要想想同一星命、同一生辰八字者,天下成千上万,而其命运并非一样的事实,星命术便无立足之地了。若以科学方法作调查统计,则更具说服力。佛经如《优婆塞戒经》中,即曾以此为理由批判过星命说之邪。然从来都有许多人相信算命、至今仍然流行不绝者,大概是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想要掌握的心理需要所驱动,因而总是有人适应人们的心理需要,以算命卜卦看相而谋生。

风水术市场尤广,莲池大师在《直道录》中特撰《风水》二篇批判其说。他指出,因为星命不可更改而风水可以措置,故世人信风水尤甚,求之至勤,罕有能破其惑者,乃告曰:

寒微之家,无力寻地,或崛起高科;世禄之门,百计营坟,或子孙贫窘,至有狼狈不可言者。

认为贫富贵贱等由风水、阴宅决定,是一种不难以事实辩驳的迷信:无力选择风水宝地的寒微之家,也有中科第、居高官者;千方百计营求阴宅以求子孙世世发达的富贵之家,其子孙往往贫贱。秦始皇统一天下,尺地寸土莫非其有,又将六经子史焚尽,独存卜筮种树杂术之书,岂无精于风水者为其经营,然为何二世而亡?明太祖少时贫寒,无地葬父,感邻居舍地为莹,其子孙为何至今为帝王?惑者或曰:此必其先世久远以来的风水所致。乃云:唐尧、汉高祖、宋太祖,其先祖是谁择天下第一希有之风水宝地,令其子孙多世为帝王?若言其祖先或无帝王之想,而偶得帝王之地,则曰:“天文易验,地理难明”,脉从何来,穴从何结,地不能言,只是决定于风水师之口,不足凭信。又其应验,远在多年,非朝安措而暮现吉凶,何从检验其所言之真伪?若言:彼风水师乃某公所推荐,其术精高,曾为某某葬父葬母,皆历历有徵,此则莫如之何。又不同的风水师各各所言,往往歧异,甲所卜葬之地,乙非之,乙所改,则丙又非之,

于是有卜地数年而不得,暴露其亲属遗体者;有言此不利长、此不利次、此不利老三,于是暗中各为自己打算,贿赂风水师,导致兄弟争竞不和者;有地邻他宅,彼此认为伤我犯我,因而成讼者。这些,其实都是风水师所造成。然而,即高明贤淑之士,亦多堕于风水迷信中而不能出。至于阳宅风水,也很难说有理,若说民宅可以迁徙,则官家衙门,永久不变,而所居之官员,或升或降,或罢或安,或病或死,各各不同,则风水之说何在?富家之子孙贫而卖宅,往往归咎于住宅不利,然富贵人买而居之,更增其富贵。又如:

绝嗣之门,有居之而后裔繁衍者;孀妇之门,有居之而夫妻偕老者;老儒之门,有居之而少年科第者。则风水之说安在?狂言逆耳,惟智者察之!<sup>[9]</sup>

俗语有云:“穴在人心不在山。”此言妇人小子亦无不知之,而人皆置若罔闻,仍然迷信风水师,这其实是被一种贪图富贵、投机取巧的心理迷惑了智慧眼。然风水学亦非全无道理,佛教一般虽然不明言风水,而修建寺院、坐禅,亦讲究地理风水,尤其受风水文化影响的中国佛教徒,往往也讲究风水因素。从佛法依正不二的观点看,居住地的环境,必然影

响所住人的身心。藏传佛教即有名为“萨虚”的风水之学。莲池大师也认识到了风水亦非完全不必考虑,他指出:

或曰:风水果无之乎?曰:古有明白真切之言矣:取其无石、无水、无风,无他日为势家侵夺之患,安稳平妥,而人子之心狡如矣。图富贵利达而过于营求,以受诤于师人者,非吾所知矣。<sup>[10]</sup>

这一说法,在今天看来,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待风水问题的科学态度。

#### 四、对有关佛教的各种迷信之批判

当时社会人士及佛教徒中,因不知经教,不明佛法,流行着多种与佛教有关的迷信。莲池大师对此作了辨正。如《正讹集·高王观世音经》对甚为流行、认为诵之可以脱难的《高王观世音经》作了辨正,指出“其经鄙俚不成文义,不知译自何代,即是《法华经·普门品》耳。高王仗此脱难,故以为名。后人不知,别造伪语,称高王经,因名迷义,俗所不觉。”<sup>[11]</sup>又《直道录·儒昧当务》篇,批评一些儒士不拜孔子而事文昌帝君,不持儒家六经而持佛教准提咒,指出奉事文昌、持准提咒并非不善,

然其心在求富贵,“夫富贵在天,圣有训谏矣。在天也,文昌、准提何与哉?”拜神期求富贵,自属迷信,即持诵准提咒,在莲池大师看来亦不无迷信之嫌。准提,梵语原意为清净,是一表清净心菩萨,以清净心持其真言,始有相应分,《准提经》虽然说持此咒有能满人功名富贵之愿的效能,盖方便诱引之言,以贪图富贵的垢染心持咒以求富贵,难以与清净的菩萨心相应而获得应验。富贵在天,是儒家的观点,在佛法看来,有一定片面性,富贵若属于前生的业报、异熟果,如生于富贵人家等,可以说是在于天,然此只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之一,今生的努力,如努力学习、合理经营、如法修行,在佛法因果论来讲亦能生现法果,起决定今生命运的作用。仅言富贵在天,在这里大概是一种接引儒生的方便,当然也与大师出身儒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

又《正讹集·三山不受三灾》篇,破斥了认为五台、峨眉、普陀三山劫坏不坏、游者能免三灾之说,认为此言无据,依据佛经,“三灾起时,大千俱坏,何有三山?”,真正能免三灾的方法是:

当知无贪乃不受水灾,无瞋乃不受火灾,无痴乃不受风



灾。三山之到否何与?愿念念开  
文殊智、行普贤行、廓观音悲,  
则时时朝礼三山,亲迓大士,不  
达此旨而远游是务,就令登七  
紧渡香水,何益之有!<sup>[12]</sup>

指出只有依佛法修行,以智慧断  
灭贪瞋痴等烦恼,超出内心的三  
灾,才能免除外三灾;开发智慧、  
增广慈悲、修菩萨行,才是真正的  
朝礼三山、亲觐大士。

莲池大师在批判邪外及迷信  
时,不仅依据佛言祖语,而且尽量

利用当时居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有  
很大权威性的儒家之说,这使其批  
判特别具有接引儒者的力量。他对  
邪外及迷信的批判,对导正社会人  
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看来  
仍然甚具破除迷信的现实意义。

注释及参考资料:

[1]《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三,页51。

[2]《莲池大师全集·正讹集》页4102。

[3]《苦功悟道卷》。

[4]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172。

[5]《莲池大师全集》,福建莆田广  
化寺印行,页3655。

[6]同上,页4338。

[7]同上,页4166。

[8]同上,页4137。

[9]同上,页4142。

[10]同上,页4141。

[11]同上,页4083。

[12]同上,页4092。

## 赵朴初故居修复竣工典礼在安庆举行

本刊讯 10月31日,赵朴  
初故居修复竣工典礼在安徽省  
安庆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王忠  
禹常务副主席、钮茂生主任、齐  
续春、孙怀山副秘书长,中央统  
战部蒋坚永副局长、褚有奇处  
长,国家宗教事务局伊巴达其副  
司长、赵燕华副处长,中国佛教  
协会圣辉副会长、陈文尧副秘书  
长、宗家顺副主任,安徽省王金  
山省长、省政协方兆祥主席、省  
人大朱维芳副主任,安庆市市委  
韩先聪书记、市政府朱读稳市长  
及其他有关领导参加了典礼仪  
式。

典礼由韩先聪书记主持,方  
兆祥主席、圣辉法师讲话。接着,  
王忠禹常务副主席、王金山省长

为赵朴初故居揭匾,钮茂生主  
任、圣辉法师为赵朴初铜像揭  
幕,朱维芳副主任和省市有关领  
导为赵朴初纪念章揭牌。

圣辉法师在讲话中指出:  
“赵朴老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  
友、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  
爱国宗教领袖。在国内外宗教界  
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佛教  
徒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  
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宗教  
尤其为佛教事业呕心沥血,为国  
家、民族的发展、强盛殚精竭虑,  
鞠躬尽瘁。赵朴老是全国佛教徒  
学习的光辉典范,我们要学习他  
爱国爱教的崇高思想,利益众生  
的菩萨精神,谦和平实的高尚品  
格,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公而

忘私的工作作风,超然物外的心  
灵境界。他告诫我们,佛教的利  
益必须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我们的生命好比一滴水,只要我  
们肯把它放到人民的大海中去,  
这一滴水是永远不会干涸的。我  
们要牢记他的谆谆教导,继承他  
的遗志,努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  
业。”

赵朴初故居,是在全国政  
协、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  
局的关注和指导下,在安徽省  
委、省政府的重视和帮助下,在  
安庆市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在全国佛教界的大力支持下,经  
过一年多的时间,才得以修复完  
成的。

(宗家顺 王小明)